

瞿姐

□ 吴平 (安徽合肥, 保卫科职员)

昨天去参加一个升学宴, 在酒桌上我见到了瞿姐。

瞿姐依然穿着漂亮的套装, 盘着精致的头型, 化着淡妆, 看到了我们, 她客气地说笑。几年不见, 竟一点也没显老。

瞿姐是我的前同事。1995年我们单位成立时她随老公一起从淮南调来省城。

瞿姐的老公在我们单位依然负责财务, 作为一个中层领导的家属, 在我们这个女职工居多的二级生产车间, 瞿姐的言行举止在其他人的眼里自然地显透了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

调到省城的第二年, 瞿姐便买了房, 随后她老公又和别人合伙投资一百多万买了个大巴, 拿下了省内某市到昆山的长途

营运证。

可是不久之后, 便听说瞿姐家的运输生意亏本严重, 大巴也随之被贱卖抵债。更让瞿姐没有想到的是, 她的老公竟然瞒着她她疯狂购买大额彩票, 花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 随后离家出走, 从此没有任何音讯。

瞿姐一个人要上班挣钱, 两个念小学的女儿也需要她照顾, 还要想方设法四处找寻老公的下落, 按理说, 日子是不好过的。但她每天依然是化着淡妆, 一身漂亮的打扮, 遇见人了, 依然会客气地说笑。

随着两个孩子日渐长大, 瞿姐的家庭支出开始捉襟见肘, 十年前, 她把市中心70平方米的住房卖了, 去偏远的北城换了一个110平方米的大套, 又用卖房剩下的

一点钱买了辆二手车。每天下班后, 她先是马不停蹄地去单位附近的超市干上四个小时的兼职, 然后开车回家吃饭, 晚上再开车出来, 带人拉客或做代驾。用同事们的话说, 这十多年来, 生活的现实硬是把瞿姐逼成了一个标准的女强人。

四年前, 也就是瞿姐退休的前一年, 她的老公身无分文地回来了, 进门时, 老公跪在地上对她磕头, 泪流满面。她只说了句, 去洗个澡吧, 然后把头发理一下, 胡子刮一刮。瞿姐后来和我们说起这个画面的时候一脸的平静。

去年, 瞿姐的女儿结了婚, 儿子大学毕业也考上了公务员。瞿姐感叹, 日子总算熬出头了。语毕, 瞿姐转身, 办了离婚。



父子住院

□ 老王头 (北京, 职员)

老父亲又住院了, 那是8月17日的早上。从酒仙桥直接送到望京一家医院。

妻本身是医护人员, 有较近日期的核酸报告, 得以先进入病区探望一次。她问到的结果令我特别担心, 就怕最坏的情况发生——作为儿子的我不能陪床看护, 万一老爷子有个闪失, 那得多遗憾啊?! 先只能请医院增加护工。老爷子近九十了, 今年早些时候因为心脏积液住院, 稍微好一点就一个人跑下床, “开溜”了。毕竟有点阿尔兹海默症的征兆, 一下子我家出现“爸爸去哪儿了”的大难题, 找了半天才发现老爷子是在院子里找我妈妈呢。因此, 家人对院方多加关照, 说是一定要抓紧了老爷子。

老爷子住院之前, 一次半夜起床喝水, 我妈妈跟着起来照顾他, 反而自己摔了一跤, 造成骨折。我妈妈也只能住在我家, 由我和妻子照顾。这时候, 没想到我也病了——半夜后腰疼得不行。挂急诊, 发现是肾结石。医生开方, 打点滴往下冲, 打止疼药, 症状不见好。办完老父亲的住院手续, 第二天, 我又去家门口的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看病。激光碎石打下一颗5毫米肾结石, 但还有一颗6毫米的没法通过激光碎石打。怎么办? 这不, 我爸还没出院, 我竟然也得住院了。当天下午医生给我做了术前检查, 傍晚五点多推进手术室, 七点多出来。因为麻药的劲头还没缓过来, 迷迷糊糊的时候, 我突然感觉眼前有个红红的影子, 也就醒了。定

睛一看, 是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徽章。再仔细看, 原来是给我做手术的吴建臣主任。因为他俯下身子探视我, 所以我一睁眼只看到他佩戴着的党员徽章。他身后是护士长秦艳花等几位。我就想到, 老父亲前一阵子在这里住院的时候, 也没少劳烦这里的医护人员。如今老爸爸住院, 我也住院, 老妈妈还家躺着。家里里里外外都靠妻打理。因为妻子职业的关系, 我更知道每一个医护人员也是每家有每家的事儿。他们的付出不易。

8月19日一大早, 传来个好消息, 老父亲病情有所好转。这一天, 是医师节——我更由衷感激, 幸而遇到好大夫了, 家里也算初步走出几人同时病倒的难关!

